

YIGEGUDUDE
SANBUZHEDE
XIAXIANG

〈法〉卢梭

张 弛译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湖南人民出版社

1042993

据巴黎Seuil出版社1967年未删节本译出

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法〕卢梭著

张驰译

责任编辑：李全安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11,000 印张，7.125 印数，1——22,600

统一书号：10109·1979 定价：1.05元

目 录

- 译 序(1)
- 散步之一**.....(10)
- 被驱逐的人——卢梭与公众之间
——《遐想》的构思
- 散步之二**.....(22)
- 梦——大自然与人之间的联系——
意外事故——受迫害狂症
- 散步之三**.....(36)
- 晚年与明智——简述遁世者的一生
——关于道德与形而上学的苦思
- 散步之四**.....(56)
- 讲真话与撒谎
- 散步之五**.....(80)
- 圣皮埃尔岛上的欢乐
- 散步之六**.....(95)
- 耐人寻思的小事——慷慨之举与受
制于人——人与人之间——虚幻的愿望
- 散步之七**.....(110)
- 植物学畅想——并非人迹未至的地方
——旧日的重现

散步之八……………(131)

——从进入社交界的不幸到厄运中的快乐——精神上的苦行者——论自尊心——受感官支配的人——动摇不定的天性

散步之九……………(148)

——幸福与满足——老人与孩子——“坏爸爸”的追悔——舍弗莱特的节日——纯净而无私的欢情——让-雅克与残老军人

散步之十……………(169)

——这一切的根源

附录：

让-雅克·卢梭生平

——贝纳丹·德·圣皮埃尔(173)

译 序

公元1770至1778年间，巴黎的郊外，尚有“一片招人喜爱的风景区”和一些“穿过葡萄园和草地的小径”。那时间，曾有一位孤独的老者，常在那儿散步，半陷入沉思。

晚年的卢梭，在经历了漫长坎坷的动荡岁月之后，于1770年重返巴黎，住在普拉蒂也街一所简陋的住房里，以抄写乐谱为生，深居简出，过着清贫淡泊的生活。他平静而又匆匆地度着他的余年，每日流连于郊外的自然景色中，幻想、追怀、冥思——“时有动人的遐想涌上心头”，直到1778年7月2日溘然长逝。

他的遗体被安葬在爱尔梅隆维尔园中美丽的杨树岛上^①，洁白的墓石上刻着：

自然之子、真理之子长眠于此。

这位一生爱自然、爱真理的漂泊者，靠着自学和个人奋斗而成为一代思想巨子的传奇式人

^① 法国大革命后，卢梭的遗骸于1794年以隆重的仪式迁葬于巴黎先贤祠，与伏尔泰墓并排。

物，终于在经历了不断的抗争和搏斗之后，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找到了他所称道的“灵魂的安宁”。他在长睡中摆脱了人世的烦扰。在他身后遗留下的一部分手稿中，人们发现了这本记载着他那些“充满于每日孤独散步中迷人的沉思默想”的、并不十分厚的集子《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想》。

让-雅克·卢梭，生于1712年，卒于1778年，活了六十六岁。一生经历了冒险生涯（1712—1742）、文学生涯（1742—1762）和流亡生涯（1762—1778）三个时期。这三个时期构成了他坎坷不幸但多姿多采的人生。

他生于共和制的日内瓦的一个小市民家庭。自幼丧母，有一个耽于幻想、后来远他而走的钟表匠父亲。他读书识字便是同父亲一道在读普鲁塔克的作品时开始的。此外，没有受过其他正规教育。早年曾在法院书记官家为徒，从雕刻师学艺，终于出走成为流浪者。二十岁里，他当过仆人、家庭教师、音乐教师，四处漂泊历险，饱受了生活的磨难，并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其间，他认识了后来成了他的保护人和女友的华伦夫人，和她在夏尔麦特度过了八年“田园诗式的”生活，并得以自学各门学科，从而积累了广博的知识。这段日后对他颇有影响的生活，在

他晚年的《忏悔录》前六章中曾有大量美丽动人的记述。

1742年，他携带自己发明的《新记谱法》，只身闯荡巴黎，以抄写乐谱、教授音乐为生，结交了狄德罗和当时的启蒙作家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这期间，他写作了歌剧《风流诗神》；充任过法国驻威尼斯使节的秘书；与后来终身相伴的女佣戴莱丝·勒瓦瑟认识并同居；为狄德罗、达朗贝尔主持的《百科全书》撰写政治、音乐条目，直到近四十岁才初露头角。1750年，他的应征论文《论科学和艺术》以论点新奇不凡、文笔优美出众而获奖。顿时声名鹊起，成了哲学界的红人。此后十二年中，他隐居到了巴黎近郊，先住在皮埃奈夫人提供的乡间别墅“退隐庐”中，后又迁居蒙莫朗西，埋头创作。既有与乌德托夫人“纯朴温柔的爱情”——从中产生了朱丽（《新爱洛绮丝》），他精神的产儿；又有与他的哲学家朋友们的因观点分歧而发生的激烈争吵（《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并发表了大量论著，主要有社会制度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社会契约论》（1762）、教育论《爱弥儿》（1762）、书信体小说《新爱洛绮丝》（1762）等。这些著作构成了卢梭对世界的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1762年，当《新爱洛绮丝》出版后给卢梭带来

极大的声誉的时候（当时人全都读得入了迷），《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又相继出版，这回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此，他那长达八年的、充满凄风楚雨的逃亡生活开始了，《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爱弥儿》中）一文，由于既谴责神学家的谬说，又抨击无神论，不但引起“百科全书派”中无神论者的尖锐批评，更激起新旧教会和政府当局的极端仇视。巴黎最高法院下令焚烧《爱弥儿》，并通缉作者。天主教会则把卢梭视为“上帝的敌人”。卢梭打算在日内瓦避难，但日内瓦当局也下令毁烧他的《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伯尔尼和荷兰也发生了类似情况。卢梭只好逃到当时受普鲁士王管辖的莫蒂埃，找到一所僻居，在那儿写了《致博蒙的信》，对这位曾出面禁止《爱弥儿》的巴黎大主教提出责问和抗议；还出版了《山中来信》，以驳斥坊间流传的《乡间来信》，并责问了日内瓦当局，于是又招致了“莫蒂埃之围攻”。他不得已又逃到伯尔尼治下的圣皮埃尔岛，在那儿度过了近两个月平静的日子（本书“散步之五”中有一段最美丽的文字便是记述这段短促的留寓的），随即又见逐。绝望中，他接受英哲休谟的邀请，前去英国避难。

随后，1764年，一篇出自伏尔泰之手的匿名的抨击文章《公民们的感情》发表了。文章指出卢

梭遗弃了他的孩子们。这一谴责被公众看作是恶意中伤，但它象一把匕首直刺到卢梭的心底。这位曾发表过著名教育论文的道德的教授者，被宣布为“一个够不上尽自己最起码的义务的坏蛋”。作为回答，卢梭写下了他的著名的《忏悔录》(1770—1771)。这本“从来没有先例”的书，后来便成了世界文学中的名篇。

一连串的迫害，十年过度的用脑，疾病缠身的状态，漂泊不定的生活，极端敏感的天性，阴郁的想象力，这一切几乎把卢梭带到了疯狂的边缘，他自以为有一个强大的阴谋集团在暗算他。他怀疑几乎所有跟他接近的人，并与大多数朋友绝了交。就是在这种半疯狂状态中，他和休谟发生了激烈争吵，并离开英国，回到法国，转徙于诺曼底、都菲奈等地。直到1770年，他才获赦返回巴黎，但条件是不可再发表危险作品。定居巴黎后，他与上流社会一刀两断，又重以抄写乐谱为生。他只接待少数朋友，而且不时与他们发生争吵。他很孤独，而且总认为周围都是敌人。然而，他也确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为了种种不同的理由，齐心协力，非置他于死地不可。于是他便投到“大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寻求庇护去了。他常到巴黎附近去散步，采集植物标本，从中寻找他的乐趣，一直到死。

这期间，由狄德罗以毕生精力主持编撰的《百科全书》，整套二十八卷（图册十一卷），冲破重重阻力，全部出齐了。法国的启蒙运动，也由于它的大批杰出的活动家的长期奋斗而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流亡异国的伏尔泰凯旋荣归巴黎（1778）。卢梭的书和名字也传遍了欧洲各大城市。人们尊他为贤者。波兰人也象科西嘉人当年那样，请他为自己的国家起草宪法。然而，这位贤者却处于退隐状态，贫病交加，见弃于社会，生活在绝望的深渊里，“看不见半点可以指路的光亮”。

上述种种，虽说都是那时的历史，但却与卢梭晚年的心境有关，构成他晚年创作的背景和氛围。

“我在世上落得孤零零的了，除了我自己，再没有兄弟、邻人、朋友、社会。人类最爱交谊、最重感情的人被众人一致摒弃了。”

本集子一开头便这样“象一只衰老的、悲鸣着的夜莺在寂寥的林中发出低低的奏唱^①”。它写于1776年秋天，卢梭完成《忏悔录》后六章，又写就长篇大论的《对话录》（1772—1774）之后。这时，他内心绝望；他知道，生命剩下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蜡烛正在两头燃烧。他以日记体记下了十篇“散

① 见罗曼罗兰：《卢梭》。

步”。这些篇章完全可以看作是《忏悔录》的续篇，但由于它们散文和诗一般的特点，也有人干脆把它们叫作“散文诗”。此外，作者也在一开始就把它们与《忏悔录》加以区别：“……我不再给它们冠以这个标题了，因为我觉得再没什么配用这个标题的话可说了。”

他还告诉我们：“这些篇章干脆就是我的遐想的不完整的日记。”（“散步之一”）；然而这又是一支内容丰富、蕴藏着优美和协的乐音的交响曲。这里既有优美的、抒情的描写，如他在巴黎近郊的独自漫步、一场意外的事故、他的昏迷和惬意的诗意盎然的苏醒（“散步之二”）；在圣皮埃尔岛上，当黄昏来临，坐在比安湖畔，甜蜜的感觉使他“毫不费力就愉快地体验到生命的存在”的那种喜悦（“散步之五”）；采集植物时的遐想（“散步之七”），又不乏精粹的、富有哲理性的议论。“散步之三”还谈到他的平生经历、他的精神改造和宗教信仰。“散步之四”中他论述讲真话与撒谎。“散步之八”中，他为自己遭逢不幸时得到幸福而庆幸。“散步之九”则是对谴责他弃子的人们的严正回答，并表达了自己对儿童的深沉的爱。最末一篇，他回忆起华伦夫人和在她身边度过的幸福时光。当时正是圣枝柱节，五十年前，他与华伦夫人初次相见也在这一天。此后不久，便搁下

未完成的手稿，匆匆过世了。这位天才的作家，一生的闪光的才华终于在这里光耀尽了。

他在开篇时曾声称：“我和蒙田做着同样的工作，但目的迥然不同。因为他的《随笔》完全是为别人而作的，而我的《遐想集》则仅仅是为自己而作。”《蒙田随笔》理所当然地成了传世杰作。而卢梭这本为“自己而作”的集子，对后世之人也没少影响。它和《忏悔录》、《新爱洛绮丝》一道构成了“卢梭风格”：崇尚自我、热爱自然，抒发感情，表现幻想、冥思、感伤等情调。受他的影响，后来的夏多布里昂、拉马丁、雨果、乔治·桑等便汇成了另一庞大的文学流派——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

卢梭晚年交了一个朋友，他就是后来以《保尔与薇吉妮》、《自然研究》等闻名于世的法国作家贝纳丹·德·圣皮埃尔。他曾撰有《卢梭生平》一文，记述了他与卢梭的交往。他对卢梭的看法，除了作为补充卢梭自传作品的最好的史料外，还由于他对他的朋友的观察细致、热情、敏锐，因而本身就有一定的价值。译者一并将它译出，作为本书的附录。而其实，对于卢梭这位历史人物的学说与为人，细心的读者自有公允的评断，这是不言而喻的。

本书译自法国SEUIL出版社1967年版的《卢梭全集》第一卷(未删节本)。译本各篇的标题系译者所加。在翻译过程中曾得几位老师指点，在此并向他们深表敬意和感激。惟译笔不佳，误译之处恐在所难免，尚希四方通人不吝赐教，愿以匡正。

张 驰

1985年6月于广州石牌

散步之一

——被驱逐的人——卢梭与公众
之间——《遐想集》的构思

如今，我在世上落得孤零零一个人了。除了我自己，再没有兄弟、邻人、朋友、社会。一个最好交谊、最重感情的人，已被同心协力地驱除出人类。他们在仇恨的百般发泄中寻觅，哪一种折磨对我这颗敏感的心是最残酷的。于是，他们便把维系着我与他们的一切联系粗暴地破坏掉了。我本是爱那些人的，不计较他们怎样对待我。他们也只有在不再成其为人的时候，才得以逃避我的爱。因此，对于我，他们都成了局外人，陌生人，最终不存在了，反正他们早就巴不得哩。我自己呢？脱离了他们，脱离了一切，我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这正是我有待于研究的。不幸的是，在作这个研究之前，我必须首先对我的处境作一番回顾，这是一条必经的思路，通过它，我才能由他们论及我。

十五年多以来^①，我就一直处于这种离奇古怪的境地中。我至今仍觉得这是一场恶梦。我总在幻觉：消化不良折磨着我；我睡不安席，一合上眼很快又会醒来的，但是，在与旧友的重逢中，我的痛苦也会大大减轻。我准是于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个跳跃：一个由清醒到昏睡，抑或更确切地说，由生到死的跳跃。我不知怎么越出了事物的正常秩序，兀然堕入莫名其妙的混沌中。在这一片混沌中，我什么也看不见，我越是琢磨我眼下所处的位置，我就越不能明白我身置何处。

唉！当初，我哪里能够预见这个静候着我的命运呢？今天，我落得如此命运，我还哪里能够预先把它设想？凭我的良知，我当初能够预料到，有朝一日，我这样一个人（我过去是，现在仍是这样一个人）竟会变成或竟会被人无可置疑地当作怪物、放毒犯、杀人凶手吗？我能够料想到，我竟会为人类所不齿，为恶棍们所捉弄吗？我能够料想到，路人所能向我表示的全部敬意，居然是往我身上吐唾沫，当今一代竟会一个心眼地恨不得将我活埋才痛快吗？在这奇异的变故发生之初，我毫无准备，所以甚为震惊。我的激越、我

^① 准确地说，应该是十四年以来，可追溯到1762年，《爱弥尔》被焚烧、他与皮埃奈夫人、格里姆、狄德罗大闹不和的那个时期。

的愤懑一下子使我陷入一种谵妄之中^①，——足足过了十年光景，它才平抚下来。在这期间，我一误再误，一错再错，干了一件又一件蠢事。由于种种不慎而向主宰我命运的人委以如此之多的口实——他们巧妙地加以利用，便把我的命运无可改移地注定了。

我猛烈地、徒劳地作过长时期的抗争。我全然不善于弄机巧、施诡计，也不善于隐遁，提防；我是那样坦率、真诚、急躁、易怒，我越挣扎就使自己捆绑得越紧，还不断地给他们以新的可乘之机，而他们又是绝不肯轻易放过我的。终于，我意识到了，我的全部努力纯属枉然，烦恼无补于事。于是我就采取了我今天唯一可行的办法，那就是服从命运的安排，不再和必然作无谓的抗争。我听天由命，所受的苦难反而得到了补偿。那是因为，顺应天命给我带来了平静，这种平静与那费力不讨好的抗争所带来的无休止的骚动原本是连不到一块的。

还有一件事也促成了我的平静。迫害我的那些人，在仇恨的百般发泄中，是由于恨我恨到了极点，才把一着妙计忘记了。那就是：倘若他们把对我的迫害逐步升级，以图不停地给我制造新

^① 卢梭这里显然是指1766年—1767年，他在英国伍顿期间，因受虐待狂症发作与休谟发生激烈争吵。

的创伤，那就可以不断地折磨我了。倘若他们狡猾地故意给我留下一线希望，那么至今还能控制住我。他们尽可以用诱饵来诱骗我，使我受世人愚弄，使我因希望不断破灭而痛苦、心酸。但是，他们一开始就把全部伎俩都使出来了，不但没有给我留下会一旦了结的希望，还使他们自己弄得智穷计短了。他们使我蒙受的诽谤、侮辱、讥讽、羞耻，也无法再变本加厉而只有次第减少了。对此，我们双方是同样地无能为力。他们再不能使迫害有所增加，我也只有逆来顺受、自认在劫难逃了。他们操之过急，使我受到的苦难迅速达到了顶点。如今，就是竭尽人类的全部智能，再借助地狱的一切诡计，也不能再使苦难有所增加。肉体的折磨非但没有增添我的苦恼，反倒使我借此折磨得以排遣苦恼。如果肉体的痛苦使我喊叫起来，或许因而不会发出苦闷的呻吟。我肉体的剧痛或许还会使我心灵的痛苦暂停。

既然他们把事情已经做绝了，我还有什么怕他们的呢？他们既然不能使我的境况变得更糟，也就休想使我惴惴不安了。他们使我从忧心忡忡和担惊受怕这两种灾难中永久地解脱了：如释重负了。真正的灾难是不大能够使我就范的。我亲身体会到了的灾难，我倒是容易忍受，但我却忍受不了我所预感到的那种灾难。我的想象力，曾